

記

及系文

其全誌

察

谷

庫

第

四

卷十五



谿谷先生集卷之八

記十九首

蜃樓記 課作

蜃樓在溟海中結構窈冥機巧神變故莫詳其制
作浮游無定見滅無常故莫指其方所望之而有
即之而無故莫測其近遠云列子書曰有神山在
滄海中其上臺觀皆金玉仙聖之種居之其山無
所根著常隨波往還其後秦皇帝好神仙方士盧
敖徐市等皆言海中有仙人之居去人不遠始皇
喜其言東巡海上若或見之自列子所記其實皆

指是樓而其製作遠近之詳諸書皆不能載其始也蓋介氏之族經營焉介氏世居海中得神仙之術能變化為幻嘗聚族而謀曰吾屬雖與魚鱉為伍實有仙靈之道嘗聞神仙好樓居豈可無壯麗瓌傑之所以稱其神明哉遂相與吹噓之基以虛無建以象罔飾以忽荒蓋不日而輪奐矣既成大會落之屬子虛子記焉或詰子虛子曰子以是構也為果實乎曰依乎虛焉得實為果常乎曰實猶不得况常乎亦倏焉而有忽焉而無也已矣不實不常倏有而忽無則亦無幻也歟曰然然則為是

者固幻子又從而文之茲非幻之幻哉子虛子曰
噫子以幻果不足以為亦不足以文耶夫天下何
往而非幻哉天有時而踳地有時而滅則天地亦
幻矣天地猶幻況其中之人與物與其事而非幻
哉阿房未央銅雀五鳳此人類所謂宏固巨麗不
拔之構也傾天下之力而成之竭詞人之藝而文
之而今果有存者耶自無而有又自有而無彼與
此等矣幻則均幻實則均實如之何其抑此而揚
彼也且海非吾國哉而有時而塵矣况吾期斯樓
之久哉有則安其有無則任其無及其無也吾固

不能使之不無當其有也吾安可不以為吾有哉
既以為吾有無論幻與非幻吾又何可不為文之
哉或者無以應遂為之記

畸庵記

造化之功不出於陰陽陰陽之數奇偶而已矣陽
之數奇奇者獨陰之數偶偶者對推之事物則奇
為寡合為特立為无助而其類為君子偶為附離
為遭遇為多援而其類為小人人之情喜利者多
而守義者鮮故無不慕偶而諱奇者也烏川鄭子
容以畸名其庵畸之言奇也余嘗詰之曰夫畸人

所惡也子何獨取以自號且子畸甚矣寧不厭於
是而思去之子容曰否某非獨悅於畸迺取其實
而不敢辭也請為子誦吾之畸某之先人履潔服
貞有言有行立朝侃侃未嘗有毫髮負國家事而
反蒙大詬於世抱屈不伸者今二十年矣不肖承
先人之餘訓績文攻學夙夜不怠雖靡有聞亦庶
幾得齒於世人而為時擯棄坎壈屯遭斥之者無
忌轢之者無責交游解散親戚不卹漂泊羈棲無
地自安凡世之所謂畸者殆未有如某甚者也今
吾若欲竊美名標嘉號以自夸媿則何所不可顧

吾何敢諱實狀而託偽稱以重為有識者詬厲乎
余曰善乎子容之志也窮而不移困而無怨守堅
而辭不怙名約而義實博觀其彌則可以信其有
矣且子何病於畸天之道未能常陽而無陰亦未
能常陰而無陽是故否泰相承剝復相推理亂窮
通迭相消息此理之常也休嘉之會君子偶而小
人竒溷濁勢亂而亦反是世無常運士有定操君
子未嘗以身之困而變其守也古之人固有先屯
而後亨始窮而終通者即終無所遇在我者亦足
自適矣何足病哉今子容有蔚然之文確然之志

持身飭行不墜世烈 聖明在上寧獨久於畸乎
莊周曰畸人者畸於人而侔於天夫畸於人而侔
於天亦已多矣况又可以兼得者乎子容勉之

晦靜堂記

清風金伯厚既卜築于嘉平華蓋之陽以皇極範
數筮之得一之三守其繇曰君子以晦處靜俟遂
取其語名其所居之堂曰晦靜其友德水張維推
其義以記之曰範之數與易表裏守準乎復者也
一陽處乎羣陰之下至微也至危也則其守不可
以不慎能晦而靜守莫善焉顯晦動靜天之道也

天之道晦於夜而顯於晝靜於冬而動於春靜者
動之本晦者顯之基故曰不專一則不能直遂不
翕聚則不能發散尺蠖之屈以求伸也龍蛇之蟄
以存身也此大易之 女旨通乎三極之道君子之
所樂而玩者也至於當守之時處守之道則取乎
此者尤切焉雖然晦以處固善矣而不可以無修
也靜以俟固善矣而不可以無養也無修而晦焉
則混於黹黯而已矣無養而靜焉則淪於枯寂而
已矣亦嘗於中庸之書而得其說焉其曰衣錦尚
絺闇然而日章知微之顯可與入德者修乎晦之

道也其曰戒慎乎不睹恐懼乎不聞不動而敬不言而信而不愧于屋漏者養乎靜之道也晦與靜無二道也修與養非二法也古之君子所以居易俟命不顧乎其外處巖巖之下而蘊經綸之具甘簞瓢之奉而敵軒冕之樂尸居而龍見淵默而雷聲不離乎突奧之間而馴致乎中和位育之盛者皆是物也伯厚家傳詩禮學成而行備遊於太學蔚然有珪璋之望乃不以榮進為意避舉遠引自屏於窮山空谷之中巖居水飲若將終身而又服膺晦靜之教揭之坐右朝夕觀省此其志不日進

乎高明光大之域不止也晦之極也必顯靜之至也必動獨不觀夫雷與火之伏乎收聲斂耀漠乎其無朕也泯乎其不知有也及其氣至而機發也揮霍燁赫轟山岳而燭天衢者莫之能禦也此晦靜之作用也道之將廢也歟則固不敢知也不然吾恐伯厚終不能自葆於晦靜之中也若維厚顏於伯厚矣處括囊之時而不免為虛名所誤則愧於晦矣不能動以無妄而憂虞悔吝動輒隨之則愧於靜矣方且杜門自訟以求寡其過而未能也或者幽憂之病少有間焉則當春糧策蹇以訪伯

厚之居升伯厚之堂相與講夫晦靜之義而取益
焉伯厚其無拒我哉

夜明亭記

漢水之陽直濟川亭之西有小屋數楹臨江而峙
規制朴略覆以白茅垣以黃土無棖題攔楯之飾
丹牖刻畫之麗然而處地爽塏面勢開豁澄江碧
岫映帶近遠雲烟開歛晨夕異態頗有觀眺之勝
乃友人鄭紫元之別墅也紫元清真奉道雅有勝
情嘗匹馬篋糧三入楓嶽為太夫人在堂僂勉風
塵雖決科登朝而素想不渝既卜築于茲種木灌

園以為棲真養恬之所延城李天章署其扁曰夜
明蓋取杜少陵殘夜水明樓之語也今年夏余為
過焉幅巾道服相對前楹譚玄至夜闌清宵寥閭
萬象希夷惟見長江一帶練光翻動虛明灑晶上
接太空與星河相涵映流光漾影泛灑堂宇之間
洞然開朗若在水晶界中顧眄駭異魂骨俱爽紫
元笑謂余曰此非所謂夜明者乎天章既名吾亭
予可記之余始默然徐謂紫元曰夜明誠不妄然
此特外境耳濱江而亭者誰則無此子亦知有真
夜明者乎靈明之體周遍六合無方所無來去誠

不可以夜晝限然於朝晝膠擾之際未易識此及
至羣動既息萬籟俱泯紫元試於此時扃戶靜坐
反觀此心則外塵不接內景自顯天光煥發洞徹
無垠八極萬象森羅昭著雖日月所未照離朱所
未睹莫不呈露畢見於默照之中若然者土室蔀
屋亦自不惡况此江山之殊勝空水之輝映表裏
相設心境俱妙者乎蓋囿於境者局而不遍融於
心者通而無礙然則夜明之義將屬之此乎屬之
彼乎紫元曰唯唯以此記吾亭足矣

海莊精舍記

張子歸海莊之月餘鄉之父老數人者提壺榼以
來勞苦之曰先生生長京華出入金鑾粉署之日
久矣近雖家食就閒出有衣冠軒蓋之遊入有堂
寢突奧之居雍容甚適也一朝辱在田野斤鹵之
為鄰蓬藜之為處灰糞堀堞蒿勃乎戶庭蚊蚋虺
蟻密通乎屏帷交游踈間親昵契濶亦可謂淪落
失所矣敬為先生病焉張子曰謹謝客僕之來此
也蓋去危而就安也舍苦而即樂也甚適於體而
愜於心無煩父老見勞也天地之化物也不能易
其性聖人之處人也未嘗枉其志是故伯成安於

耕稼萊氏遯於灌園僕賦性踈而懶踈故短於應
務懶故不堪作強持是二者以從事於仕宦其得
早敗也幸矣名譽之為累也而不能韜光泯迹以
自陸沉疾病之為患也而不能餌藥養形以扶羸
頓家居食貧妻子不免菜色而不能悉力畎畝以
資口腹居京師六載憂讒畏譏呻吟疾疾蓋怒然
無一日之權也今而歸也弊廬足以庇風雨薄田
足以具饘粥每於耕耘之暇淨掃一室焚香默坐
紬繹圖籍諷詠書詩又性喜老莊玄虛之旨研究
三教參合異同亦復凝神調氣以全形生採木斲

苓以克服食時或婆婆林樾散步池澗魚鳥親人
雲烟娛懷蓋自歸田以來體若日以健而心若日
以泰也且夫世之耽耽其視日狙伺於僕者只為
名與利耳僕未嘗求名而名謬歸焉名之所在利
或隨焉爭名者嫉之專利者忌之此信信之所以
未已也今而歸乃一田夫耳一田夫何能得人忌
嫉耶而今而後吾知免於今之世矣草莽灰塵不
足以浼我清淨田翁野夫亦可以剋我幽捐蚊蚋
蟲蛇之為患比之赤口毒舌之慳且巧則亦有間
矣廼父老不賀僕而顧勞僕為父老皆曰善張子

遂錄其說以為海莊精舍記

旅庵記

玄軒先生謫春州春故貂墟也擁山而阻江嵐瘴
所聚先生始至寓居于民舍執隘湫下藜藿四塞
時當大夏溽暑歊爍蚤蠅蚤虱相輔為患先生不
適於寢興因以病疴諸子姓相與謀伐材於林即
隙地之稍爽塏者掾地為屋凡三楹覆以白茅藩
以青林無薨楠之飾龕石斲之巧蓋甚陋也而先生
安之曰僂人之居良已侈矣莫几閣書日久處其
中既而扁之曰旅庵有自春來者以諗之維且曰

蘇長公之謫儋耳也有詩云他年誰作輿地志海
南萬里真吾鄉以儋之遠惡而處之若其鄉然能
若是達也今先生負譴於朝編配茲土是宜安而
樂之若將終身焉成一屋而遽名之以旅夫旅之
况疾也旅之懷歸也而先生取之得無與蘇子之
旨刺謬乎維曰否否觀人而皮相者君子哂之而
况於知言乎蘇子之詩似乎達矣然其詞夸其意
懟夸則不誠懟則不平二者之愆君子不由也夫
旅仲尼之所不免素位而行無入而不自得斯已
矣豈必諱旅之名而後安旅之實耶身為逐臣去

國離家以是為旅名實稱矣顧所以處旅者如何耳先生深於易者也在易旅之繇曰小亨貞吉有亨之道可不勉乎不貞不言可不戒乎竊觀先生秉中和之德任文獻之重揚于王庭早躋通顯善類庇之若幘蒙然不幸值時之否君子道消顛連挫摑以至放逐可謂窮矣彛玦以來益自恣飭閉戶却掃潛心墳典學日益明德日益成雖憂愴不殄而令聞彌暢是不亦亨乎窮而不渝折而不撓含忠履潔百煉益剛是不亦貞乎具是二美以裨其身則取旅之義可謂深而處旅之道可謂盡矣

旅而無所容故受之以巽巽者入也夫然則小亨
於身者將大亨於世而其貞之吉受賜者普矣此
非先生之所自期者而理有固然惡可遜耶維既
以是應客無何先生之胤東陽公以書致先生之
命曰旅庵不可無子文維辭不得命謹次其語以
復焉

三梅堂記

光在湖南為名州地據瑞石之麓有溪山林泉之
勝土沃而民侈多治臺榭園囿以崇麗相夸有丁
某甫家世儒素雅為鄉里所重乃即其屏居之所

為草屋數楹環以圖書雜植竹樹花藥擁繞前後
有古梅三本高出簷楹幹條竒蔚掩映戶牖遂標
堂名曰三梅人有驟聞而疑者曰某甫之園百卉
萃焉紅紫濃淡四時不絕計其鮮盛繁麗必有倍
蓰於三梅者而堂扁之揭取舍乃爾意某甫於此
亦有所作好惡者歟某甫聞而笑曰淺乎人之觀
我也君子之於物也為足以寓目乎則無所不可
為足以寓意乎則焉可苟也吾園之蓄富矣自青
陽以至黃落自姚魏珍品以至妖英浪蕘無非可
以供吾之玩賞者然皆止於闡華色之艷私雨露

之滋而已蓋好色非好德也若其不與衆卉爭先
不以舒慘易操馨香標格直與高人韻士相稱者
嗚呼梅兄何適哉試於歲寒之際觀之霜雪貿貿
衆芳凋殞雖以松筠之節猶不能使吾園吐氣而
三梅者乃始蜚英揚翹發舒精彩其奇芬冷艷襲
吾之突竄而映吾之琴書直使人肝膽瑩澈一塵
不染則茲梅老庸非吾三益友哉居久之某甫因
畸庵子請余記文余與某甫未嘗有一日雅而斯
堂也又在湖山千里之外夢想所未到以是辭焉
而畸庵子強之不已因致某甫所自解者且曰某

甫雅尚如此又與吾善此足以得子文而無媿者
余於是為記其大略因勗某甫曰昔人之鍾意於
梅者多矣水曹之詠只資詩興廣平之賦徒陳物
色乃其高標逸韻人與物稱為千載艷道者惟和
靖處士耳充某甫之趣操使初服無斃又得如畸
庵子者為之友斯堂也雖在海外何渠遠遜孤山
然則非吾文重斯堂乃斯堂重吾文也某甫勉之

用拙堂記

白馬之江西南流至加林郡之南為南塘江有瀕
江而堂蕪林麓原野之勝者閔觀察士尚甫之別

業也士尚自湖南馳書屬維曰某之拙不啻鳩矣
仕宦二十年至建節擁旄曾無蝸殼之廬可以託
身者往歲罷嶺南節始有此卜築誠陋且僻然某
樂之以為懸車終老之計竊念先君子嘗揭堂扁
曰養拙而守拙趾拙又伯兄季弟之所自號則斯
拙也實某傳家心訣故某以用拙顏斯堂知某者
莫如子願以一言發其義也維應曰諾文且成有
難之者曰有其實然後名隨之文也者施乎其質
者也若士尚甫非世所謂才諂臣乎守劇郡典大
州以治最聞入侍近密出鎮藩維無所往而不稱

職其張施劈畫遇事風生如利器之剗割而上駟
之馳驟故明主器其才羣公遜其能即士尚雖
欲以拙自居其誰信之今彼強以自名而子又強
以文之無乃乖於實而與質遠乎維曰淺乎子之
論拙也夫拙之反為巧獨不觀於世之巧者乎言
而媵阿行而脂韋足不蹈乎衆避之塗身必處乎
自全之地其當官任職也觀陰陽隨俯仰以便文
塞責為能事以致命遂志為非計此其所以巧也
士尚有一於此乎衆之所吐而獨茹焉人之所向
而獨背焉踈於謀身而銳於報國怯於趨利而勇

於為義雖盡瘁執掌不敢有獨賢之恨焉蓋夷考
其平生則無一事不與巧者相左以是而名其堂
有餘拙矣然以維意之乃士尚所取於拙固有在
也嘗聞鈍者利之質也靜者動之根也古之君子
令光藏用智而若愚辯而若訥以屈為伸以後為
先蓄於中者恒有餘而發於外者有時而不盡也
以士尚之才之羨世之人無能出其右明固無不
照然而明有所不可盡必斂之以晦焉勇固無不
果然而勇有所不可窮必濟之以懦焉莫邪之鋒
而有所不斷也纖驪之足而有所不騁也則在我

者常恢然有裕而天下之事將無往而不可濟也
夫然則其以拙為用非不能巧也巧而有不用也
巧而有不用然後天下之大巧歸焉士尚故優為
之然亦不可以不之勉也本之於先訓則可以見
繼述之重焉同之於弟兄則可以見項筮之協焉
名堂之義斯 四美矣若其江山之勝景物之繁非
目擊不能悉今姑未暇及焉

神明舍記

天游子觀乎昭曠之原涉乎止水之淵乃於明堂
舊墟得一舍焉蓋廣深不盈寸徐而察之豁然若

懸寓焉虛無為之基光耀為之飾無工斷之巧而
五材之用具焉無寒燠之候而四時之氣備焉天
游子異之揖主人翁而問曰是何所也誰之宇也
主人翁曰吁子未之聞歟此神明氏之所治也惟
皇上帝賦予萬物既形形而色色百體賅而五官
立矣然而未有宰也手可以執而無能用也是可
以行而無能運也鏡於目而未有照也竅於耳而
未有受也簧於口而未有鳴也帝用憂之乃命
神明氏焉神明氏者炎帝之族生而神靈實有明
德帝用命之若曰五官百體爾為主宰丹田之邑

爾其食焉靈臺之區爾其莅焉神明氏既受命乃
即位於是舍其舍也闔而陰闢而陽無棟無宇上
下之位奠焉無門無房四達之勢敞焉無園林之
植而仁木芘如也無池沼之觀而智水澄如也神
明氏既居於是目始有明也耳始有聰也口舌始
有聲也四體百骸始有機用也人道立而三才之
功成焉神明氏雖有盛德大業然性頗憤驕喜出
入動止無常或游於六合之外溷於垢穢之中或
焦爛於燎原之燄或墊溺於滔天之浸山林阜壤
高門懸薄無所不至往往迷而不返故是舍也久

廢無主或為大火所焚大水所漂荆棘蕪穢塵埃
全積及神明氏既歸輒復修治蓋屢廢而屢治既
而上帝聞而不悅神明氏懼焉遂不復出而舍亦
完復如初神明氏端居無事高拱乎泰定之宇性
天開朗心月澄清纖塵不起萬象森羅靜而與陰
同德動而與陽同波熙熙乎洋洋乎胡然而天也
胡然而帝也天游子聞之醒然而悟躍然而喜拱
而謝曰淵乎美哉非是舍之奧妙無以安神明氏
非神明氏之至德無以有是舍迷塗既指如客得
歸本地風光其在是乎退而錄其說為神明舍記

永興府鄉校重修明倫堂記

永興為北路雄府地近邊俗尚慎悵儒風不興我
康獻王受命之七載樞宰孫公某為東北面巡問
使兼尹是府悼 聖廟之陋弊始移而新之集生
徒教育甚備居久之風化丕變起而擢科第者彬
彬可觀陽村權贊成近記其事而羨之昇平二百
年文教益昌不幸壬辰之難府學燬於兵燹唯廟
貌妥靈之所厯厯修葺乃講堂遺基蕩然為瓦礫
蔓草者久矣歲己酉府使李公光岳始捐貲與邑
諸生為營度之棟宇纔建而繼其後者無能成之

越二十年今方伯李公溟至慨然曰是府非他實
我 聖祖興王地也難定踰三紀而府學尚未復
舊觀是豈惟一民之羞茲斯土者均有責焉遂發
羨穀以資其役諸生躍然競奮悉力趨事無幾何
而龍斷丹雘奐然一新而位置殆無缺矣士子石
明秀羸糧走京師致多士之請謁維記之維聞三
代之學皆以明人倫舜之命契臯陶之矢謨所謂
五品五典者皆是物也乃其親義別序信之則鄒
孟氏始詳言之夫聖賢為學之方具於五經四子
若易之敬義論語之博約中庸之誠明皆其要旨

而其詳則著於曾氏之大學焉師之所以教弟子
之所以學夫豈外此而他求哉北鄙地遠而俗樵
文風之盛故不如南方乃人之得於天而具於性
者未嘗有異也斯文之興衰本於天而係於教化
閩蜀百粵皆昔之蠻夷荒服也乃今文明軼於華
夏地何嘗限於遠邇亦存乎教學之何如耳 國
家當昏亂之後彛倫再敘而永之學校適得良方
伯而重新之於斯時也邑子又有以文詞中科目
者殆與陽村公所記國初時事相符安知北方文
運之興不復見於今日乎諸生之升斯堂而有志

於學者誠能求之於方冊體之於身心而發之於
事為由內而及外敦其實而不遺其華則既根食
實之效 國家將有賴焉不亦休哉維太史也又
忝長國子紀斯文之盛舉進諸生於道乃其職也
故不辭而為之記

鏡浦臺記

三韓山水之美名於天下幅員八路各有勝境而
嶺東為之最嶺之東九郡北自歙通南盡平蔚各
占山海之勝稱神仙窟宅而臨瀛為之最環臨瀛
百餘里官私亭榭據形勝擅瑰竒者不一其所而

鏡浦臺為之最按圖志浦即永郎仙人舊遊地而
臺之建實剏於熙朝按廉朴公淑方其經始也除
地而得故礎不知是何代物則其為臺也蓋久矣
自是而又得趙石礪朴惠肅之風流以藻飾之益
為人所賞豔逮我太祖世祖東巡而再臨幸
焉則斯臺之增重不啻九鼎矣兵難以來寢就頽
圯莫有為之修復譚者恨之今上中興之五載
李公命俊輟亞卿班出守是府公於治郡素稱斷
輪守莅事未幾百廢俱興嘗登臨慨然曰使是臺
遂廢吾屬當蒙百代詬厲矣然不可以煩吾民屬

釋子之好事者募緣鳩財為營度之居無何而訖
功結構丹雘悉復舊模既成馳書千里請維記之
再至而辭益懇維竊念鏡浦之在臨瀛猶錢塘之
有西湖會稽之有鑑水而浦之有臺亦猶岳陽之
於洞庭滕閣之於豫章有是境而無是構譬如人
而去眉目即姣麗如西子尚得為人乎哉况斯臺
實有聖祖臨御舊蹟則其稱重於世不止為仙
蹤勝觀而已若一朝蕩然為荒墟蔓草則江山蕭
索氣象頓盡足為熙朝一缺事李公此舉其意遠
矣豈但為觀遊登眺之具哉維畸於世者生平雅

有禽向之趣欲及未老一攬關東諸勝身嬰世網
不能自撥今又貶官炎州汨沒吏役為塵中一俗
物回想仙區景物邈若隔弱水葱嶺乃以固陋之
辭得託名簷楹間顧非大幸耶如天之福異時累
釋身間得遂素志則登臺之日庶幾不作生客遂
強顏為之記若其表裏湖山無窮之勝非目擊不
能盡今故不復道焉

潛窩記

始昌期甫以潛窩屬記也窩故未之有也今年昌
期甫以疾謝事歸而窩亦成使謂余曰潛窩始為

吾有子其可終無一言乎余曰諾夫潛之說始見於易之乾初與洪範之三德蓋易以時言而範以才言也才之不及於高明者謂之沉潛而時乎不可以見且躍焉於義當潛學焉而不量其才則無成動焉而違其時者凶此聖人垂戒之旨也今昌期甫之取諸潛者無乃與是異乎昌期甫早以魁科進高才直氣重於薦紳其當官任職一切以治辦聞則昌期甫之才有過焉而無不及也中歲蹇連係乎時矣中興之後際遭聖明數年中驟躋宰秩處臺閣則臺閣重任藩臬則藩臬治日者又以

勁言謹議為明主所嘉獎擢長諫垣旋貳夏卿今
雖移疾就閑其遇時嚮用方未艾也若是而以潛
自居其於名實何意者昌期甫之雅志自有所在
而非斯之謂乎夫昭昭生於冥冥感通本乎寂然
隱者顯之根而靜者動之君也尺蠖不屈則無以
求伸龍蛇不蟄則無以存身故君子之為道也用
心於內寧闇然而晦不的然而暴及其至也修之
屋漏者可以達乎四海歛之方寸者可以準乎天
地潛之用若是其著也昌期甫儻亦有志於是乎
揚子雲有言曰潛天而天潛地而地又曰仲尼潛

於文王顏淵潛於仲尼古之論潛者於斯備矣若
節信之著論陋且膚矣余不欲為昌期甫道也

忠勲府十九功臣題名版記

忠勲府為諸功臣而設也 國初稱忠勲司 光

廟陞其弼為府班視兩府詳見權相公擘記文中

舊有開國以後功臣題名書諸綃張之壁上歲久

塵汚蠹損燬於壬辰兵燹府解重建而題名猶未

復舊 今上龍飛之後昇平延平二相公為有司

堂上以興替補弊為務今年得都事申夙慨然合

謀遂用長版易綃障黜質而粉字列刻十九功臣

封號姓名既成一府為之改觀或謂不可以無識也維復於諸公曰功臣社稷之衛而與國家同其休戚者也夫功名人所忌富貴生驕侈操驕侈之具而處衆忌之地其處身可不慎歟自處得其道然後其身可保功臣保其身則國家之尊安可知也善乎權公之記曰毋挾勢毋怙恩毋以小隙棄大好夫挾勢則橫怙恩則專以小隙棄大好則睽且軌蹈是三愆其有不害于身而凶于家者乎身與家縱不自恤獨不念負主恩而壞國事乎前人之名在版上善惡成敗皆今之法戒也後之視

今其不猶今之視昔乎知慎則能慎能慎則不蹈
其愆不蹈其愆則向所謂身保而國家尊安者在
是矣願與諸公共勉之

忠勲府 御題版記

勲府舊有 御題版為壬辰兵燹所燬故老有
及睹之者猶能略言之不知在何朝 主上親幸
勲府 御筆題紙首稱教旨文不知何語大抵優
寵勲臣之意左方書主字着 御押下有印章
狹而長不類諸寶蹟加諸綃障張掛壁上故事勲
府之會不敢坐椅為壁有 御押故也臣竊伏思

惟親臨御題以寵勲臣此曠世盛典也此事若在光廟以前權相公記中必及之矣睿廟雖策勲而日不暇給明宣以後事則耆舊聞見猶可流傳意此不出成中二廟朝事然無可攷矣我東文獻不足野史稗記既無可以攷徵國史或能記載異時考閱實錄若得檢出庶可補亡揭壁如平時事然亦未敢必也今者府中題名扁額等刻悉復舊貫唯此御題無從攷据姑記大略如右以俟後日追補云

春雨堂記

柳侯時莫宰高靈之明歲以事至京師造余而言
曰高靈古之名縣也酷荼於倭爨嚮廨鞠為茂草
或有為之草剗者湫而陋不可以居某至而得破
屋故材為移諸爽塏而改建焉以楹計者五十餘
為堂於其東偏凡一楹倚山而臨野有水竹眺望
之義既成而落之甘雨適至于時春也遂以春雨
名之願得子之文以記焉余曰諾以子之說堂之
勝蓋多矣然余未之目也若其作成之歲月功費
之衆寡此亦何足以記獨名堂之義甚善余請發
之夫天之生物也四時之變風雨霜露無非教也

然其春生而雨潤者實為之本風雷之鼓動霜雪
之堅凝皆所以成乎此也君子之為治亦豈異於
是今侯之坐是堂而聽治也必有惻怛仁愛之心
以為之本然後明以照之威以肅之羸者煦之強
者制之政教賞罰之用至不可勝陳無非所以仁
吾民而欲其安利之也夫如是凡為侯之民者舉
將欣欣然各遂其生猶草木之遇陽春而陰雨膏
之也知此則知春雨之說矣世之污也久矣為吏
而無良者不足道即所稱良吏亦可知矣小察詭
伺而謂之明濫刑作威而謂之嚴聚斂多積而謂

之辨而仁愛之為本世或弁髦之矣今侯之為縣也未期月能興數十年之廢而一新之民不告病謠讚不起可謂能矣至其名堂也深有感於春雨之澤取以寓義焉其亦知所本矣柳侯藝而敏所居職輒有賢聲非終局於一縣者推是道而廣之將其利益博其效益遠矣柳侯勉乎哉

典牲署大廳重建記

以下續稿

百官有司之治各有辭宇堂焉而會坐莅事室焉而燕處直宿蓋不可一日廢者也典牲署有司之小者然實掌宗廟社稷百神之祀之犧牲居

平必朝夕謹視其牢筴楅衡之具及至有事奉脯
以供其事誠勤而其為任不可謂不重也署舊在
王城之南木覓之麓燬於壬辰兵燹蕩為墟莽為
官吏于是者燥濕寒暑之無所避寓處民舍者十
餘載至萬曆丙午始略構所謂廳事者力隘陋已
甚無以稱官舍規撫至者無不病之而莫有為之
究度者及今都憲姜公碩期為提調乃始慨然曰
國家去亂四十餘年凡諸墜廢靡不修舉本署雖
弊甚獨不能營一區屋使復舊貫此吾輩責也遂
節冗費畜財力以岳經始主簿李君言訥奉事鄭

君孝俊叅奉李君純馨實相其事而分幹焉以今年三月庚寅始賦工重建大廳若干楹東西夾室各二間閱月餘而斷手治堂密室位置得宜矣然為之一新矣既姜公屬余以記余謂典牲之官職在畜養即修繕之舉雖謂非其急可也然官吏以解舍為庇身之所身之所庇尚不能治何暇及於職事之遠者乎姜公勤於職業補弊起廢雖前人之所未嘗過而問者亦必為之先舉焉推是以往則凡其職之當務寧有一事之或曠者乎姜公以清名雅望為時碩臣其事業施措將日益光大茲

舉雖小亦足以闕其一斑故余樂為之書

披襟閣記

金堤野郡也四境之內無名山大川以為之望其
高者培塿而下者沮澤而已郡治據所謂培塿者
而解字痺隘無觀眺之所至者病焉去年秋畸菴
子由前國子祭酒出守于茲居期月政成人和百
廢俱舉乃即其衙舍之後稍高敞地起屋三楹而
疏其戶闥以便延望遂以披襟揭諸顏每衙罷吏
散畸菴子輒以幅巾道服燕處其中凡琴碁書帙
游玩自適之具皆在是焉遂馳書諭維維為賦五

言八句詩以寄題壁上而又推原疇菴子所以為
是閣之意而為之記曰人之能宰萬變而出政治
者此心也心之為物隨境而通塞者也今夫為郡
縣之吏者日出而聽治捐捐乎簿書朱墨牒訴敲
榜之間塵埃滿前喧聒盈耳其執也則神煩慮亂
壅閉湫底五官之用皆失其職夫人以眇然方寸
應無窮之事變而日使之憤亂爽惑如此則本源
之地荒矣凡生於其心而作於其事者得失可知
也於是焉輒脫其轡羈而致身乎高明爽塏之區
消搖自得以冷風灑氣散其煩襟則如渴而飲如

熱而濯如醒而解向之昏者昭亂者整以視則明
以聽則聰以之叅謀慮事無所為而不得其當矣
莊周氏有言曰室無虛空婦姑勃谿心無天游六
鑿相攘記曰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古之學者不
以箴修之勤而廢游息之暇然則畸菴子之為是
閣可謂有得於此義而其亦異乎俗吏之為矣抑
披襟之語本出於宋玉蘭臺之賦其所設風之雄
雌者蓋以風楚王不知小民之疾苦也今畸菴子
披襟于閣上也其快哉之樂誠有之矣第未知亦
嘗念及於窮閭鄙屋灰塵溷濁愁苦之狀而思與

之共適其適乎哉故余請以宋生所以託風者而
風疇菴子疇菴子以為奚若

南漢城記

南漢在京城東南四十里漢水之陰北距廣州故
治五里而遙本百濟舊都也按地志百濟溫祚十
三年自慰禮城移都于此應十二世三百八十餘
年至近肖古王二十六年又移南平壤南平壤即
今之京都也自肖古之遷歷濟羅迄麗氏千有餘
歲城之興廢不可復攷暨我朝受命治躋大猷兵
革不用其於山谿城郭之固宜若無所事也壬辰

倭難以來訐謨石畫之士多有有意於是城而當國者莫克建白豈亦有所待歟 今上踐阼之明年有逆适之變國家多虞議者多言畿輔近地宜有保障首相李元翼延平府院君李貴建言請修是城初 命青原君沈器遠掌其事請役游手用度帖以攝僧徒尋遭喪去搃戎使完豐府院君李曙代其任乃廣召諸名僧覺性應聖等各搃其徒分地賦功而牧使文希聖別將李一元禪將李光春等寔監董之城之四周基址宛然蓋溫祚舊築也乃因而增之酌其夷險為之崇庠以甲子九月經

始丙寅七月工告訖功城周若干丈尺女墻千七百堞設四門其暗門倍之中朔伽藍七區館廨倉庾靡不備具大抵南漢之山中平而外隆襟抱國密體勢雄厚城冠山巔据隆而包率城中井泉甚多冬夏不竭山谷諸水合為大澗東注于水門門之外崖谷盤錯羊腸百折者數十里四面山勢巖截不可躋攀而惟東南隅山脚稍坡陀為設砲樓三乾維有小峯可瞰城內為建一臺築甬道以屬之城遂移州治于此諸胥民物隱然為一雄鎮易稱王公設險以守其國而春秋傳莒恃陋而不脩

戒郭君子以為罪之大者然囊瓦城郢則沈尹戌
譏之甚切何哉本末兼舉則城固所以保民苟不
能衛城無益也洪惟我 聖上應運中興再正人
紀懲必禍難委任忠蓋深惟陰雨之備大等斯城
使千年荆棘之墟赫然改觀遂為京都輿衛此殆
氣數冥應天人合發之會其於設險守國之義亦
可謂得矣繼自今內而廊廟輔弼外至封疆將帥
之臣協心殫慮共恢良圖要使人和地利兩得其
益則斯城也不待墨翟之械而可以永保金湯矣
不然徒恃山岳之重阻樓櫓之壯固而曰孰敢侮

予抑末也國家所以築斯城為遠大計者夫豈其
然敢以是諭諸君子其前後幹役有勞諸人別記
于下

息營堂記

余與林君東野幼年同業塾師因以定交至白首
不見甘壞蓋相期於歲寒者也東野於錦城桑梓
有堂曰晚休嘗以詩若記見屬余病且懶久未成
也今年始賦堂詠十六章以寄之東野造余謝且
曰晚休之勝十六詠盡之記雖無作無憾也敢舍
舊而新其請某之營晚休蓋為暮景優游計耳第

以地非幽深應接囂煩拙者之所病也嘗於錦江
下流縣城東竟得一奧區負山而面江宅幽而勢
阻頗愜雅懷遂剗丘阜翦荆榛築室一區穿池種
樹幽居之事粗備山腰厓仄間憑高頻迥起數楹
精舍以為燕處願適之所扁其堂曰息營登堂而
望焉則山而為月出僧達銀積水而為夢灘花浦
南川斜川者羅列錯綜或遠或近效狀于櫺檻之
外其誠樂之意謂造物者蓄此久矣一朝舉而歸
諸我為賜厚矣誠得吾子之文而揭之楹間不唯
江山之勝賴斯文而益顯區區息營之志庶幾有

以發之此其之深望也嗟乎余少讀仲長氏樂志
論欣然有慕焉嘗自語曰人生何須富貴第辨此
生活足以樂而忘老矣不幸為虛名所誤置身于
滌辱利害之塗顛冥不返百事無所成而身已老
且病矣顧東野何人廼能專此境而饗此樂哉夫
會津錦城之名區也晚休實占其勝林園水竹之
羨余所目擊東野於此意有未足乃舍而之息營
即息營之勝不待言矣作記固不辭但念平生於
此興復不淺乃不得成其志輸以與人而又從而
去之雖復強顏為之何能無愧辭與恨意耶抑息

營之義又有說焉東野骯髒者凡於世人所趨營
未嘗數數然也鄉固無所營矣今亦何待於息哉
雖然離動而即靜去勞而就佚自其既息而觀之
則方其未息無往而非營也韓子之詩曰趨營掉
前猛韓子豈真有是哉懺悔之辭不得不爾東野
之息營亦猶是也方今 聖上厲精宵旰旁求俊
又巖穴側陋皆陽陽動氣而東野業以言事著直
聲拙極而信亨途正遠即東野雖切於就息而世
豈舍東野哉東野之身繫于朝矣然其心未嘗不
在息營也故余記其室而因闡其心云

谿谷先生集卷之八

卷之八

八

谿谷先生集卷之九

祭文 四十二首

祭金而好文

吁嗟而好世之所謂壽夭云者吾不知其何說也
長於人者世謂之壽而未必長於天短於人者世
謂之夭而未必短於天然則有長於天而短於人
者則是人所夭而我所壽也吁嗟而好知此者誰
哉子之病也我見之矣子之死也我聞之矣陰陽
不能擾其閑二豎不能汨其舍氣愈萎而神愈王
則病能困子而不能亂子矣言已閑而意不迷息

將絕而覺不昏從容暇豫正席而瞑則死能亡子
而不能奪子矣然則病之所能困與死之所能亡
者固可謂短矣若其所不能亂與所不能奪者則
豈遽止於二十五春秋而遂滅哉吁嗟而好知此
者誰哉有母在堂有婦在房稚孤子子未免于懷
抱此固生民之至痛八理之所不堪者然皆未足
為而好慟也獨恨嘉谷未遂嚴霜不待良驥就途
華軸先摧求益之志莫遂可大之業未究使其沒
而長者既不能極其分而又不得令人人知之也
此則豈特以悼吾子而已抑可為斯道長痛耳吁

嗟而好其知此也歟嗚呼哀哉

祭鄭君平文

嗟嗟君平子之於余義雖朋友骨肉何殊三世通
家禍福共之金石可變此心不移子家於世大譽
所萃吠聲射影衆口如沸豈惟仇敵同胞亦然惟
我昏愚甘與顛連余性狷僻於人寡合踽踽而行
嗤毀四集子獨不遺辱與交驩他人揜鼻子謂如
蘭子之季父亦與我友分散四出海曲湖石邈如
參商會合豈易往冬之聚蓋緣赴試淹延數月往
來宿留論文講道此樂無有子既不利逝將西歸

握手而分後會有期孰料此別遽隔死生時月豈
久晦朔再更人之有生如水上漚起滅倏忽萬變
斯須理所必至何有淹速不足以悲亦難自抑每
念子家行直負冤天定勝人必昌後昆如子純明
足世其家遽止於此神果昧耶聞子之訃恍惚如
夢一信一疑心腸隱痛喪車既至日月既卜親舊
畢至送子幽宅獨余繫官未遂往哭西望雪涕有
愧扶服琅琅其聲皙皙其色若聞于耳若接于目
歛此窀穸泯然何之儻有不昧鑑此哀詞嗚呼哀
哉

祭任文鏗文

嗟嗟任文遽此其終才一何高命一何窮中身之
年一命之祿蓬蓽之居吟哦之樂猶不能以自保
奄委絕乎冥漠風雅之韻自此遂絕博達之辯於
何復得彼人世之迫隘固瓌才之落拓而造物之
無私亦何忍於遽奪眷余鄙劣蚤附驥尾投以希
聲之音許以續絃之耳忘形之懼耿耿何已乃無
何而至此嗟萬事之已矣屬疾彌年久踈候問承
訃亦晚倍增慙隕况無驂而可脫義莫展於扶服
陳薄具以薦誠想平生而慟哭

黃用章改葬告墓文

嗚呼往歲之事尚忍云云何限枉死了實最寃孤
兄子子親戚無存後事之託在吾弟昆屬當震懼
莫保朝夕何能無憾僅不溝壑漢涯淺土非子攸
宅蒼黃就近暫寓羈魄禮既不盡物何能備實非
久計蓋待時耳儻忽幾何墓草已宿雷霆霽怒群
命迓續後死之責庶今可伸龜筮協吉得此良辰
爰啓舊殯適彼佳城交河之原惟子世塋二祖同
岡子實次之既固既安魂魄相依子其去此不震
不驚辭以告子有淚沾纓

祭石田成先生文

嗚呼已矣先生逝矣軒昂之氣洒落之風閑澹之
趣卓犖之論今皆不可復得矣若之何不使我失
聲而長慟咎造化而怨鬼神也耶嗚呼哀哉先生
有屈賈之忼慨而不至怨尤有嵇阮之曠達而篤
於行誼自放於山崖水曲而猶不忘情於世道汙
隆之際方其把酒傲睨嘯咏湖山寄寓昏冥之境
放浪形骸之外挹其氣象自令人潛消鄙吝之萌
此先生所以雖近乏世用而不可無於斯世者也
嗚呼已矣今皆不可復見矣世或訾先生以愛酒

損性此非通論先生雖耽嗜麴蘖然斷慾全精已
數十年矣神充而志完與世之膏火相煎內乾而
外澤者不侔矣奚獨彼延而此促哉蓋天有不可
恃而神有不可知死生悠悠無復主張抑先生厭
斯世之溷濁苦四大之拘纏委形乘化旁日月而
駕風霆遨遊乎汗漫之上出入乎無窮之門以與
前輩諸賢拍肩遊戲而不肯來乎不然死生亦大
矣何其疾痛不外形藥餌不及試如醉如夢泯然
寂然而人未之知耶蓋先生之所樂而衆人疑焉
吾輩悲焉九天之上應復拊掌一笑矣顧維不能

自己於情者夙蒙知遇迥出流輩期待之厚實非
所堪而冗累牽連不能數承床下之教去秋之拜
後期丁寧歲月推遷竟墮杳茫聞先生之訃適有
事于先墓不能親視含斂身無私貨賻祿亦不稱
情痛悼慚恨之極不覺淚迸而腸回也至情無文
言不成章先生不昧之靈尚其鑑臨

祈雨文二首

惟茲之旱其誰尤自春徂夏絕膏油黍稷且槁麥
不秋民將病饑曷其瘳蜿蜿神物宅靈湫噓雲洩
雨威德流闕澤不施欲何求恐我赤子絕其喉邑

宰不職于神誅罪丁厥躬民何辜肥牲清酌脩醢
俱以薦以侑奠神娛神其飲食回玄樞驅雷鞭電
騰天衢霈然甘澍溥八區沾枯潤焦萬品蘇永世
報祀不敢渝

右祭龍神

巍巍名山惟邑之望不見運動澤利難量愆陽為
虐五種皆枯更閱數日焦灼無餘淵龍耽睡有訴
無聞非神之仁孰恤斯民歆我芬苾惠我神靈一
霈甘霖以澤羣生

右祭山神

祭月汀尹先生文

於赫熙運 列聖亭毓元和未漓鐘靈星嶽篤生

鉅人維公伯叔維公伯叔世稱聯璧長公堂堂揚
于廟廊嶽立海涵隆然棟樑弘濟難難訐謨贊襄
大雅之懿屬之季方煌煌維公夙挺殊姿九苞粲
然儀于德輝厥維先覺若李若竒公實師友浸灌
切偲如圭如璋望實兼隆明廷之彥顯若下風雲
霄展步直道斯通豈無夷險秉我純衷 璿系受
誣 宗祊污蟻公籲 帝庭罄吐腔血日月照燭
河漢滄雪寶典誕降人紀再晰龍蛇播越國步孔
盛公維執勒鞠躬勤踣協贊匡復忠勞著白炳炳
丹青重光麟閣耆英之館國老攸寧孰居公右莫

之與京皤皤黃髮老成典刑喜公康健祝公百齡
慙遺胡靳觀化胡促豈厭焚溷而反冲漠悲纏士
林慟軫宸極存榮沒哀有光窀穸嗚呼哀哉維
公文章稱大家數一洗陳陋深探遠溯型範作者
夢寐遷固根柢詞林炳蔚緗素國朝名家大略早
早昇翁臯老寔稱起衰公可鼎峙名位過之手握
機衡為大宗師齒爵齊尊功言並偉撝謙愛才吐
哺倒屣直友之寃不郵訕訛古誼高風今也已矣
小子無似早忝登門通家之好粵自先君擊蒙發
覆以底有聞成我之恩與生我均公有書籍或以

我借攀公有著述或以我屬屬役湖甸暫違顏色
俄傳易箒未與執燭眷言哀季人物眇然公如山
斗鎮地光天天實界之奚遽奪旃云亡之慟淚迸
腸煎誦公遺文方築園窆藏公遺墨握珠拱璧儀
形雖闕服膺無斁以是酌公公其來格嗚呼哀哉

祭鄭裕叔文

我與裕叔同門而贅臭味不爽齒差一歲從遊十
年不見甘壞知裕叔者孰如我最裕叔為人天資
溫懿口無惡言內行淳備愷悌君子神所勞矣若
裕叔者庶幾近是高官豐祿顯名厚利吾儕阨窮

固非所覲亦宜餉之壽考者蓋乃止於此理不可
詰觀世之人惡少奸雄紆青拖紫佚樂考終何辜
裕叔坎壈終日大布裹身三十而沒崑岡之災幸
免焦灼憂虞煎熬隕喪營魄堂有老親垂白服衰
鬢鬢孤寡疇依疇歸人理慘怛言之短氣然有一
說差足相慰一切世事浮漚風燭禍福得喪轉眼
無迹世所歆豔享壽祿者畢竟變滅何物非假老
而不死不義貴富生為鄙夫沒亦流臭寧為裕叔
不幸夭闕善類嗟惜蘭摧玉折全而歸之魂魄無
怍若是足矣何論淹速顏跖報施從古所疑已矣

裕叔吾復何悲

祭金同知文

嗚呼維公中介而外溫氣清而色夷言論忼慨老而不衰蓋有端人君子之操履前輩長者之風儀故能翕受多祉用享耆耄橫金乘軒先陟隆秩家居廩食既優既佚涼堂煖閣圖籍環列留連觴酒婆娑花月嘉耦齊齡子姓繩躅伯仲叔季聯翩翕奕諸孫曾玄其指如束每值時節上壽青紫輝映蘭玉森簇而公頽髮醜顏怡愉懽譔舉世豔稱疇有其匹蓋人皆知公之積慶厚福能享諸子之榮

養而不知公之雅訓義方實成諸子之賢淑也嗚呼維公既壽既貴有子有孫生死哀榮始終完全人世福澤宜無間然然而聞公之沒者猶以八袞雖尊未逮期頤恨公之不極于上壽諸子之貴未踐鼎軸諸孫之俊或曠科甲恨公之不究于裕後班差八座贈躋貳公借曰不卑尚有餘崇恨公之不稱于存沒之名實交游有慙遺之歎親戚興疇依之悲吊者為之極慟談者為之嗟咨况若維者託婚門闈隨侍杖几欽德飽恩積有年紀者哉雖然世愈隘矣道愈否矣變故之作孰知底止詩人

甘心於無吡智士得計於祈死處世之宗其與有
幾今公壽考令終啓體床簣備物致禮安歸窀穸
此而不足于何乃是人為公哀公得其樂以是侑
公吾言非惑嗚呼哀哉

祭白沙李相公文

維萬曆四十六年歲次戊午秋七月故相國白沙
李先生喪車歸自謫所至于墓次將以八月庚申
永就窀穸門下生德水張維謹以壺醪楫肴來奠
于柩前而哭之曰嗚呼已矣哲人萎矣百年間氣
今何歸矣斯文失宗正矣國家失柱石矣善類失

依歸矣正論失標的矣若維之愚蒙太山顛而失
所仰矣悒悒輟而失所燾矣俵俵迷途而失指南
之道矣呼天之慟不足伸其思矣徹泉之淚不足
泄其悲矣痛矣痛矣哀哉哀哉加公以罔羅僂辱
者人也處公以荒塞絕域者人也而病公之亟而
死公之速者未必人也地固有遠且惡於公之處
者而未遽死人固有衰且老於公之身者而未遽
死錄錄者存堂堂者逝不遺一老以相我 宗祊
也信乎天之不可恃而神之不可望也是無乃與
禮彝倫天固叙之而時或斲之英豪儁特天固培

之而時或摧之耶天之所斃強欲扶之天之所摧
強欲留之人之不能勝天也久矣謂之何哉謂之
何哉痛矣痛矣哀哉哀哉世之所難於材者三器
也才也節也有器而無才則窒有才而無節則奪
有節而無才與器則折三者兼備方稱特達如公
閔中偉量有其器矣敏識雄文有其才矣若其操
履之確樹立之卓尤有人之所難及者端委廟堂
儀刑百寮人固望於公陶鎔大雅斧藻鴻猷人固
望於公六尺百里盡瘁鞠躬人固望於公以我
先王之壽考作人俊又林立大為榑棟小猶榑桶

而全才碩德善始善終邈焉寡儔者人惟推公不
幸百罹之會一網無遺芝蘭既摧松柏隨之殄瘁
之慘天實為之痛矣痛矣哀哉哀哉歷觀謀記倫
常之變百世一值貞臣烈士之遘其際者有異詞
以悟主有危言以動聽臣與主俱福世與道兩幸
而公遭罹厄會寸心如丹婉詞正言足以爭日月
而動鬼神事乃有大謬不然者致君之忠翻成罪
案錫類之誠遂作厲階豈亦世道淪胥之機有非
人力所能輓回者耶然而世猶有望於公者蓋
主上不欲處公以死地抑有司之議而移公善地

則固察公之忠矣公之家居羸頓已甚嶺外之行
人為慄慄既而袖明扶杖素履安適意天之為此
世界延公之遐祿也曾未數月竒疾忽纏山頽樑
壞虎倒龍顛聞公之沒者行路傷心婦孺嗟咄士
林相吊摧心銷骨而難危之象日甚一日悠悠世
變于何其極不知公以長寐無聰為快樂耶抑亦
念及時事而有不得瞑其目耶痛矣痛矣哀哉哀
哉小子無狀早承型範受知之厚仰德之勤實倍
常品而公之謫也不能備執鞭之役公之病也不
能與舉扶之列公之喪也不能視含歛之節喪車

戾止亦既有日絮酒之奠猶後於人俯仰情義覲
面明神惟當飭志厲操不負所學無辱公知人之
明無慕公成物之德庶此心之昭感公無吐乎茲
爵嗚呼哀哉

祭金長湍尚寃文

嗚呼盛衰往復理實無常生死之變良足惋傷方
公家之隆盛也父子昆弟中表舅甥聯列乎槐棘
金玉之班者奕奕相望而公雖稱稍屈猶能內踐
郎署外綰郡章乘天厖之上駟近玉輅之清光雍
容甚都出入翺翔每至佳辰令節奉觴上壽于椿

萱之堂歌鍾殷地賓客輝煌舉世豔誦傳以為光
寵吉祥何其盛也無何公以姻婭微累失職悼惶
繼而有先公之戚纍然服喪伯兄叔弟各以直道
不能詭隨後先置身于羿彀之中央家室奔迸寄
食他鄉而公宿抱文園之渴貧病侵凌意氣摧藏
凡再閱星霜始獲歸于郊莊蓋將優游晚景自佚
于田園而公遽亡矣公之亡也太夫人年躋八耄
長男千里奔喪門無吊賓室如懸磬素帷朱旒蓋
不勝其荒涼矣昔之豔公之盛者至此有不咨嗟
涕淚為公悲傷者哉况如維者非角託婚情分異

常聞公之喪義當匍匐趨蹌而痼疾纏綿不能自
將俯仰今昔感念存亡雪涕絨詞遠致一觴公如
有知可以察我之衷腸矣嗚呼哀哉

祭孃兄黃上舍庭悅文

嗚呼人誰無中表而我之與兄實同天倫之愛同
氣之親人誰無一死而兄沒非正命凶折天年形
骸漂蕩幸收於魚腹之餘夫以至戚之情而違至
酷之禍此我所以失聲長號彌久而彌毒者也嗚
呼痛哉惟兄幼失慈親長遭喪亂零丁無歸實託
于我家吾父母視之猶子而吾昆弟視之猶親伯

也食則同席寢則同榻遊焉而同業學焉而同志
怡愉懽愛蓋三十年一日也居平三日不見面則
怒焉而思十日不見書則眷焉而憂不惟我之於
兄戀戀若是蓋兄之於我殆有加焉去歲之秋我
嬰危疾與死為隣者十旬而未已而兄亦有孺子
之慟移家避疾羈困於郊甸時來視我既以閱我
之危苦又自傷其身世怛怛感嗟貌未嘗有豫色
也我之歸田兄執我手匹馬之約琅琅在耳曾未
數月而兄遽不淑矣嗚呼痛哉夫以江濤之怒漲
舟楫之顛倒在岸者莫不危之而兄以孑然一身

上奉垂白之親下有待哺之羣雞其所係之重何如乃犯垂堂之戒見險不止自取淪沒豈元智有未逮哉殆天奪之鑒而大命將摯也兄結髮讀書從事於鉛槧辛勤場屋垂二十年迺三十而僅入上舍四十而未脫布衣加以早罹愍凶恒抱蓼莪之感予姓舉而不育者亡慮四五居貧屢空併日而食蓋人莫不以是憐兄之屈而悲其窮也竟之身死非命不免壓溺之咎是何造物小兒酷兄乃爾悠悠蒼天曷有其極嗚呼痛哉形神一離萬相都泯假合之軀已不屬我螻螻魚鼈初無厚薄然

使親戚不能致撫尸之慟子孫無以託丘墓之思
此亦人理至慘毒難忍者也而兄之沒歷二旬矣
乃能於百里之外拯得遺骸顏貌不變佩服無改
是亦不可謂非天幸也既已無可柰何於其生之
喪而顧不能無幸於其形之得天乎命乎孰使兄
至此極乎嗚呼痛哉聞兄之訃我疾未瘳既不能
臨江慟哭以泄沉痛經時閱月始以一觴來奠感
念平生心肝如鑿兄其知此也耶嗚呼痛哉

贈領議政李珥 賜祭文

道原於天因人以傳人之污隆道實係焉稽昔哲

王致崇儒先斯文增重道脉以延予唯本朝文獻
足徵爰有五臣儒道大弘質有其文彬彬可稱間
氣所鍾卿乃代興才高志大氣清質粹一變又至道
真知實履敬義夾持誠明兩至發而為文精深閱
肆留心世務孰講精思全體大用貫穿靡遺如有
用我舉以措之釋褐登朝麟出鳳儀遭逢宣廟
寤寐英弼賞卿德業置卿近密陳善責難雍容吁
咈謨敵底績契合彌切羣邪側目盜言涖媒天鑑
孔昭蠹弩自摧方期大用進踐台階榘木斲隕儒
林興哀經濟之才淵微之學形於論著略可尋繹

擊蒙有訣聖學有輯情性源委理氣離合窮深極
微炳若日星間擴未發悉本遺經其人雖亡其道
則明光前啓後百世可程予從潛邸夙慕風規誦
詩讀書恨不同時逮茲踐阼任兼君師賢範匪遠
化理可推爰命有司式舉褒隆何以贈之秩視上
公何以祭之庶羞醇醲九原有知感予深衷

故鰲城府院君李恒福 賜祭文

宣廟在位逾四十載壽考作人有光前代如植衆
材卿為杞梓隆然樑棟萬人所庇粵自經幄以至
巖廊訏謨遠猷輔拂贊襄弘濟艱難辯雪邦誣勲

德薰隆望實允符以貽後人太平是啓天之方蹶
嗣德起穢奸回內哭左腹煽慝釁構同氣事連長
樂哀哀孺子奪懷以戕忠貞既竭歛身遜荒亂如
此撫彝倫墜地金墉禍迫冠履易位孰非王臣茅
靡盈庭惟卿挺特義重生輕片言出口人紀以立
滛威旋加竄身絕域逖彼北荒徼繆繆嬰幽憤未
洩營魄先傾人之云亡善類慘傷上天悔禍宗祏
重光曾是枯槁靡不响濡眷言碩輔獨闕泉壚九
原不作增予心惻爰命有司薦此芬馥精爽未昧
典刑可想一理感應庶幾來饗

北郊祈雨祭文

維川維岳粵有神明居國之東厥德則仁旱魃為
虐瘁我嘉穀不穀無良胡瘳禬獨民枯國顛神將
疇依速霈甘澍用蘇羣黎右東方山川

喬岳名川望于南維厥協大夏長養是司胡閔滋
澤闕爾方亨萬植不遂哀我羣生圭璧靡愛神如
寘瑱願鑑忱悃亟賜沾潤右南方山川

巍乎維嶽作鎮王城光配德運肱響神靈元陽為
愆五種不遂哀我黎民大命近止眷言新造憂心
如灼神之格思惠我靈澤右中央木覓山

西方屬金於時為秋金實生水秋主成收今茲之
旱大地焦藝西域絕望五材或闕我籲于神非一
非再亟釀密雲神哉霈霈右西方山川
穆穆陰德厥位在此交濟太和陽無愆忒胡寧瘖
我曠乾為蓄無麥無禾其阻饑獲戾于神在予
一人願回仁鑑活我蒸民右北方山川

贈右議政守夢鄭先生祭文

嗚呼天之生材本甚濶稀厥或生之亦鮮遭時遭
時得位若將有為危於短期中道而萎古今所恨
往往如斯昔公挺生有卓其資奮發學問早自得

師淵源所漸鑪錘所施其所樹立良不卑卑大科
薦名榮塗如馗翱翔臺省密勿經帷宣廟中年
士趣殊歧淑慝消長否泰相推堅白以歎希不磷
緇公居其際不然自持之夷之險不撓不隨或躡
而起明主我知天降喪亂百六丁期姦回曩慝
昏虐作威三綱既絕人道以隳凡厥老喆悉遘百
罹公時遯迹屏于郊圻不蒙于難不麗于疵邦運
中興聖人作而曾是顛連咸脫纏繆公如鳳麟羽
毛所歸風雲契合倚毗益彌公在諫垣正色直詞
公在講筵舜矩堯規公教胄子士飮書詩公持憲

網民絕衰竒謂公宜居台鼎之司百寮是統庶政
是熙人之望公孰與等夷天何不吊而遽奪之公
年豈多蓋始踰耆貌澤髮鬢真視聽不衰謂公壽考
為太平基病不浹旬而忽長辭嗚呼悲夫死生之
變人不容欺神識顛倒五官將離不有學力何能
自治易箒結纓聖範昭垂得正而斃而又何悲公
之寢疾自知必危手草諫疏剗漑肝脾居于外寢
靜俟化機夫人彌泣公遽以麾既不能言搖手指
揮正席東首澡潔易文奄然而化神觀怡怡正終
之際素養可闕遺疏既上慟輒丹墀贈官賜葬有

加常儀儒林聚吊行路嗟咨生榮死哀何以尚茲
公目不瞑公有慈闈不見綵衣而見總幃人理至
痛疇不涕洟嗚呼悲夫昔我先子與公切偲情均
友于道叶墳麓不肖於公故人稚兒公實獎勵不
鄙頑癡同升公朝班序相差得公誨迪敬若著龜
公問我疾憫其孱羸語及國事愾然長思曾未幾
時公遽騎箕揀標折矣棖桶何支欲涉大浸失其
楫桅云亡之慟豈獨吾私寫其悲苦以侑一卮嗚
呼哀哉

祭伯氏文

嗚呼我為兄弟今四十歲吾家多難早鍾豐戾歲
 在亥丑大戚滄摯兄纔成童弟少一齒零丁孤露
 共奉慈侍上有 王母下有弟妹兄為家督門戶
 不墜事育之暇共治文字食淡攻苦以相砥礪青
 熒一燈中夜不寐分形並影跬步不離人或見稱
 雙璧聯義弟幸速化登名紅紙兄苦寒連晚列席
 士中經竒禍幸脫磔几扶携老幼適彼海澨作苦
 食力辛勤備至值歲之殺盜橐如洗舖糜不給遑
 論甘旨賴兄拮据百口以濟薦有魚菽吉蠲為饌
 賓朋之會酌醪前羽菜優裁游裁甘以沒世 聖主

龍興邦運傾否鱗翼之攀唯我叔季事有緯繿孰
主張是一命之祿亦或錫褫兄有才具絕出流輩
敏於見事既果而藝官位所恨歛焉莫試旻天不
吊奪我祖妣繼體持重兄哭于位累累疏水暗鑠
感胃纔過于練羨疾伊始食却飲進匪然委僊醫
工殫技豈無良餌命之不延孰測神理嗚呼痛矣
兄之有疾去歲建子首夏之中來即于弟閱三晦
翔疾亦少已舉家動色勿藥是喜歸餘之月二豎
復異日臻委篤遂以不起慈母垂白哭而投地一
妻一妾捶背欲死啼號呼爺子子稚子呼之不應言

漢然長寐兄乎兄乎胡寧忍此嗚呼痛矣死生異
制入道畢矣違此室堂即彼原隧宅兆安厝茲為
大事方谷卜塋二百餘祀世遠地盡不容無徙海
庄東麓舊稱羨地兄嘗樂之殆非偶爾卜曰允臧
神與人契兄藏在中厥封就未或右或左以待後
死奉老撫孤吾二人在庶幾夙夜不替兄志日月
有時殯慎將啓親友畢至以祖長逝我有旨酒有
燔有馘饋兄奠兄兄何昧昧骨肉同氣死生同理
一別終天傷哉已矣嗚呼哀哉尚饗

忠勲府祭晉原府院君文

嗚呼天球大玉廟朝之器九苞一角聖世之瑞間
氣所鍾一代幾人質有其文君子彬彬彬君子
弱歲蜚英挾藝射策魁科大鳴亨衢展步玉署金
華登瀛之選士林所誇者喆推轂羣公斂手謂言
必主文囿龍蛇播越國命綴旒入勤羈勒出
猷喪亂既平忠勞彌白丹青帶礪有光麟閣
文衡恢然游刃天人嚙命公再主賓交馳上
廟詞壘朱豪熊潔為我軒輊近推湖老遠惟
華國之義公可齊聲頌耀百六彙倫墜地潔
迹幾嬰罟尉 聖主中興恩遇加隆耆英優

老盟府崇功國有老成斯文增輝胡不百年而遽
騎箕嗚呼哀哉羯奴構難兵纏圻遂繼金輿西狩萬
品波潰公時卧病危惙如綫寄命扁舟摩厓在眼
風濤震撼遂以奄忽會有一化公已大老至逢此百
罹尚寐無知壽盡而終亦復奚悲名聯寮案久託
清塵羨公乘化哀我陳人旌嬰首路幽明將隔單
盃相送有淚沾臆嗚呼哀哉

玄軒申相公祭文

維崇禎元年歲次戊辰八月己丑朔二十八日丙
辰行司憲府大司憲張維謹具薄奠敬告于故議

政府領議政玄軒申公之靈曰洪惟宣廟壽考
作人季年儲養有三二臣卿材公望冠冕一時以
遺後昆作太平基誰其著者維我申公英英我公
薦紳之宗歲在涪灘天降大割日月昏蔽乾坤滅
裂哀我耆喆百罹是丁公身孔難公志彌貞彛倫
將斃公與俱憤宗柘將隳公與俱隕厄于狴犴
蒙以曷尉遷之貊墟前跋後窳四方望公如鳳如
麟候其隱見理亂以分中興之初首膺簡在何
以處公天官冢宰詞壇主盟世彌宗工公握機衡
大振文風黃扉玉鉉進位三事朝無秕政士絕異

議百六運鍾亂未有艾子卯之變 國步無蹶顛
有舊臣以不傾覆寸心無餘雙鬢盡白憂勤庶務
帥先百僚假寐待晨辨色入朝積勞成疾溘然長
辭以死勤事公實有之嗚呼哀哉公之文章焜耀
一代孰不知之莫如我最敏妙之才超詣之識粲
若繡續駛若驥駉凌駕諸子卓爾名家獨許顛蒙
時置齒牙公之學術錯綜百氏其所深味柱下之
旨出其緒餘以應世緣萬事糾紛此心翛然謝傳
清真鄴侯脫洒公實兼之世無知者小子無似早
忝登門先人之故幸惠討論頃聞公疾獲瞻顏色

伏枕語笑風神肅穆神明所相何恙不已不見七日忽以訃至司天告災鎮犯上相生為名公沒應天象斯文慘澹廊廟空虛國耻誰雪主憂誰紓公目不瞑公去何之為公一慟殄瘁之詩嗚呼哀哉尚鄉食

祭芝峯李尚書文

維崇禎二年歲次己巳二月丁亥朔初七日癸巳新豐君張維謹具薄奠哭告于故吏曹判書芝峯李公之靈曰嗚呼俯仰宇宙一何茫茫人物之生若存若亡其徒生虛死同盡於草木虫蝗者故無

分於彭殤若公者身雖產於偏邦讀書砥行為卿大夫之良生有聞於當世沒而留其文章若足矣夫復何傷先人與公聯武周行貌茲晚出蒙陋迷方公老白首始闕門墻温温風味金玉其相淵博之識歛焉而若訥剛貞之操養之以和光閱世之變無失故常立朝四十年人不得議其否臧晚而際遭遂都政堂明主所重萬夫之望謂宜壽考胡遽殞喪年不配德其命則長日月有時逝將歸歲單孟來哭冀監金哀腸嗚呼哀哉尚饗

務安縣清風金公祠宇奉安告祭文

於維我公履潔含貞立乎本朝直道而行遘時罔
極彞倫圯傾謂毋可讐詢于廣庭公奮直辭氣勁
理精大義未伸竒禍遂嬰累彼北荒徙于南溟流
離萬死寸心愈明儼夕傳訛乾坤慘驚血泣絕飡
竟墮其生考叔錫類茅焦免烹公獨不幸捐身植
程繫誰無死死有遺榮邦運中興再正天經恩褒
耿光炳若丹青鄉人景慕建祠妥靈尚德勵節永
樹風聲公靈如在歆此芬馨尚饗

春秋中丁祝文

彞倫增重直道純忠春蘭秋菊百代清風

錦城山祈雨文

維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四月庚戌朔十七日丙寅
羅州牧使張維敢昭告于錦城山之神維山巍然
雄峙為南服之名鎮秩于祀典春秋享芬苾之薦
者以其興雲雨殖嘉生能惠澤斯民也民之為生
可謂勤矣春耕夏耘竭其地之所收僅得以給租
賦奉公上而神之梁盛於是乎出焉比年以來水
旱荐臻方有阻飢之憂今者節屬長養膏澤久闕
田疇焦坼耕者不得種而苗者不得滋若復旬日
不雨則無可望矣維受命來牧此土如使斯民遭

罹凶侵轉徙四方而神亦失其所依則豈惟為神之羞維將何所逃其罪乎茲敢具牲幣詣廟庭匍匐請命惟神俯垂鑑假速賜甘露以潤澤焦涸不勝至幸尚饗

南海祠祈雨文

維崇禎三年歲次庚午四月庚戌朔二十三日壬申羅州牧使張維敢昭告于南海之神伏以水者坎德也海又衆水所歸至陰之墟也蛟龍之所涵育雲雨之所蒸泄河潤猶及九里况海之至大者乎國家崇祀海嶽而南溟之祠實在此土一方之

內如有雨暘不若羣生告病則皆神之羞也今茲
旱暵為灾麥秀不實高田已坼下田將涸民之不
得耕種者過半農夫遑遑有大命近止之憂若旬
日不雨奄過芒種之候則神雖惠以甘露無可及
矣維為是懼躬禱于錦城山之神而不蒙靈貺故
敢赴愬于神焉若維誠有不至禮有不虔則罪在
於維之身斯民乃天之民而亦神之所臨莅也豈
忍之饑而死乎伏願速回玄機賜以霈澤無任祈
懇顙望之至尚饗

祭李叅判命俊文

維年月日德水張維謹以酒果之奠哭告于故叅
判李公之靈曰嗚呼已矣世不復有斯人矣能言
人之所不能言能行人之所不能行玉雪之白不
足喻其清金石之堅不足擬其貞古人所難今人
所稀今其沒矣誰復見之嗚呼已矣往歲契濶公
嶺我湖千里相望再寄音書我還于朝公遷于圻
不見公面遂以長辭遺札眷眷屬以孤兒我之薄
劣恐負所期單盃哭奠摧我肝脾公若有知鑒此
哀詞嗚呼哀哉尚饗

忠勲府祭青雲君沈公文

惟靈挺生名家涵濡世德襟宇恢疎才猷卓犖提
身砥行含咀墳籍席上之珍橫棄道側曩遘百六
乾坤慘黷彞倫墜地宗社將覆公時忼慷志存
匡復叅贊碩畫密勿帷幄九五龍飛實攀鱗翼榮
勲疇勞䟽封錫爵早翔郎署晚試州牧親惟肺腑
義同休戚寵辱備更罔非恩渥譽謗交至曷渝哀
赤期公華皓永綏遐福遽至於此云何不淑嗚呼
哀哉昔公遘厲再經寒燠貌枯色悴神明內澤謂
公質仁報有未食何恙不已日埃勿藥凶問忽騰
惝恍難測當宁盡傷贈賻備極崇終隱卒有光寔

宥况在吾儕幸同盟籍死生結託情深誼篤一體
相須倏隕手足風儀暫暫笑言啞啞若睹若聆于
何復得即遠有期幽明將隔單杯來哭有涕沾臆
嗚呼哀哉

宗廟祈晴祭文

自小子之忝位惟德不類不克媚于神祇蓄害荐
至饑饉相仍至于前歲而極矣哀我民生陷于溝
壑日望麥秋之至以活其殘命今者淫霖不止亦
既浹旬麥穗盡黑禾苗盡沉高下田疇靡不受蓄
農夫踰泣將無以望歲若今年又歉則生類幾乎

盡矣此皆小子之無良有以獲戾而召灾民實無
辜胡寧忍此仰惟 陟降之靈在 帝左右凡我
生靈疇非赤子願鑑微誠 默回天意劃開頑陰
顯示太陽以遂萬民之生不勝至幸

社稷祈晴祭文

嗚呼維社主土維稷主穀維土與穀民之命脉報
本之義於斯為重立之壇壝裡祀以時盖國依於
民民仰於 神而神之所依又在於國與民焉民
之為生可謂艱矣仰事俯育輸租賦給公上惟仰
於三時之稼穡一遇凶灾生理窮矣國家不幸比

歲失稔菜色之民大命近止惟幸今年雨暘順序
耕種以時禾之苗者日以蕃麥之實者將以獲農
夫欣欣計日以望茲者淫雨為灾彌旬不止高田
已損下田皆沉麥穗爛黑填委壟畝若過數日無
可為矣惟神本為吾民之所歸仰而明靈之盛又
足以轉天心而斡玄機茲敢虔誠竭辭請命于壇
下願垂靈應亟賜晴霽使百穀順成烝民乃粒則
神亦永有依歸矣

慈殿有疾宗廟祈禱文

眇予小子孤露靡依仰恃慈儀煦若春暉今茲違

疾既浹數旬憂心焦煎誰極誰因幽明一理祖孫
一氣疾痛必彌人情之至有感斯應神理不忒亟
垂冥祐蠲災錫福

社稷祈禱文

念我慈聖母儀一國盛德在躬宜享壽祿六氣為
珍違茲疾疾既久無瘳憂悞彌切非神曷依非禱
曷冀赫赫明神羣生是庇鑑予至誠憐予苦志導
迎休祥勿藥有喜

三角白岳木覓祈禱文

藩都配德赫赫康靈國有大災靡愛斯牲慈聖疾

薦中外遑遑願賜陰隲坐躋平康

漢江祈禱文

滔滔江水為國之紀坎德靈長降嘏產祥慈體失
豫浹月彌留冀回靈眷翼日有瘳

祭朴大觀文

嗚呼我初識子癸亥之春少我九歲視我猶昆利
名之交淺深可知翕然而集渙然而離獨我於子
一見深託金石可渝此心無斁子性朗銳是非較
然當官敢言勇往直前人或不諒為訐為激我知
子心不負所識風波之際使人震驚焉南遷北役身

困心亨我佩左玦于湖之錦子亦同累帶方是貶
京國杳然君親繫念壁如逃空思人滋甚音書
數寄副以詩章有時盍簪燒燭聯床帶為盜藪習
成探丸睚眦挺刃殺人如管官吏斂手莫之敢撻
子有大勇不動色聲沉機捕珍固有遺育一方鏡
淨蒼塗謳呶書生辨此聞者增氣爾玉書進秩
聖褒優異同還于朝聯武館閣國有大議矛盾互
扼利害之塗萬夫茅靡凶是百鍊化為繞指子秉
素履不激不隨端確之操君子稱之擬子後凋期
之歲晚遽止於此天不可問嗚呼哀哉曩問子疾

風沴纏嬰殷勤告子衛生之經同病相憐會面則
稀或告以劇亟俾候之返以訃告真耶夢耶入哭
其床淚如決河人生脩短命有所懸况子聞人生
不偶然緣盡而去又何悲哉獨有二親垂白踰摧
逝者有知應不瞑目一觴來訣庶鑑哀曲嗚呼哀
哉尚饗

祭月沙李相公文以下續稿

嗚呼二五雜糅間氣難鍾生材賦命多畜歎豐得
天之全挺人之英高才宿德厚福完名有如公者
世不數人存榮沒哀絕類離倫昔公際遭受知

宣廟謂公文章可賞粉飾長亂之際庶寧草創周
旋獻納動恆 睿想玉人特諧國被重誣赴愬
帝庭人避我趨公草奏牘世稱鴻筆一回 天鑑
痛洒污蟻名流華夏功在 宗枋八座陞擢實維
妙齡旋秉文衡為大宗師月沙之彌嬾孺亦知才
譖任用文儒寵榮較諸近代殆莫與京天篤降割
運丁百六孽臣逢惡禍連 長樂謂毋可讐謂倫
可戮哀我人斯集獍為伍二三舊臣寸心獨赤守
正不撓坐待鼎鑊郭外畏約寒燠屢遷羿設不中
始知有天中興造朝萬人加額位都常伯望隆鼎

軸胡塵塊莽倍殫忠勤遂膺大拜贊襄經綸西極
就閑與聞軍國朝有失得公未嘗默公年益高公
德益尊祝公黃髮福我元元如何不淑而遽騎箕
殄瘁之悲朝野同辭 明主震悼若失著龜有儼
鶴駕臨吊總帷嗚呼哀哉念昔申公名與公俱文
章德業並世作模申公先相壽僅踰耆公獨歸然
士所瞻依今其已矣寧復有之詞壇錯莫廊廟淒
其顛茲薄劣弱歲登門辱公收教先故是敦沉疴
廢蟄四載于今每蒙記存感德彌深聞公之喪送
淚摧腸餘生慄慄世事茫茫棟樑折矣寧獨吾私

一觴代奠侑此哀詞嗚呼哀哉尚饗

祭李子文文

維年月日友人德水張維身有痼疾謹修薄具遣
人奉奠于故李學士子文之靈曰嗚呼子文而止
於斯耶聞義能徙勇也遇事敢言直也罹遷謫而
不悔臣之義也收雷霆而霈澤上之仁也衆皆
復而獨不淑非天也歟非命也歟璵璠之器不復
薦于廟朝蘭若之質颯先敗於風霜其如天何其
如命何已矣已矣哀哉哀哉知君最深愛君最篤
昔君之謫獨抱難言之恨今君之沒益增無窮之

慟病未撫棺寄奠一觴君如有知亦必感余之斯
言矣嗚呼哀哉尚饗

黃山書院中丁祝文

淵源正學繼開洪功兩賢同道百代攸宗

告妣貞敬夫人朴氏文

維歲次丁丑十二月乙未朔初八日壬寅孤哀子
維敢昭告于顯妣貞敬夫人朴氏不肖維等罪積
惡極神祇降殃亂離之際遭罹酷禍萬事蒼黃未
遂襄葬權奉淺土歲律且窮今將克舉窀穸之事
禮當奉祔于先府君之兆而緣陰陽拘忌既不得

合葬又以地勢窄迫難於安排雙墓先塋之內未
卜吉地不容不改卜新山已得安山西北酉坐卯
向之原術者皆言山川形勢合於葬法將以十二
日始役二十一日謹啓權厝永葬于茲土合葬先
兆人情所安事勢至此有違宿心然念卜宅安厝
禮經所重考妣各葬先賢已行體魄歸復得地為
大魂氣流通豈間遠邇陳辭告由昊天罔極伏惟
先靈俯鑒微衷謹告

谿谷先生集卷之九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

墓誌 六首

有明朝鮮國嘉善大夫兵曹叅判李公墓誌

銘

維有畏友曰李公昌期生先維十五年常弟畜維
前年秋維自羅州徵還公以疾謝事歸田里書來
請記其所謂潛窩者無何疾篤竟不起將絕為書
遺素親信故人屬後事而亦及於維嗚呼若維何
足以辱公顧託哉既葬之數月公之甥申都尉翊
聖以狀來請銘嗚呼若維又足以銘公墓哉雖然

公生平喜維之文沒而有知其必須於維矣維又何可辭諸嗚呼今之世無如公者矣公忠孝廉直得之天賦生十二歲而孤持制如成人追慕二親至白首不衰事二兄敬愛備至拊孤姪息而能教立朝事君唯義是視俸祿之外絲毫無所取與人交不以生死貳其心然皆率性任真坦然行之此非維之言國人之公言也少及牛溪成先生之門辨志植操中辛丑司馬癸卯文科狀元歷官成均館典籍司憲府監察禮曹兵曹佐郎兼知製教充書狀官如京師賀至還為刑戶二曹佐郎兼春

秋館記法官其為兵曹也以剛明舉職為書狀也以風裁肅下人稱其能出為高山道察訪驛當北關孔道乘傳者多越法濫責郵卒不堪命公執三尺不撓雖監司至必按牌給乘監司怒不聽公爭之強遂請命于朝朝廷直公而訟監司宿弊頓革而公竟棄官歸拜德山縣監興學均賦百廢俱舉又取聽訟金矢之入佐民供徭治理稱第一入為兵曹正郎清州降稱西原縣公為之監其治如德山邑治近大溪素有水患一夕水鳥來集官庭公曰此水祥也戒吏民為水備未幾水大至入城漂

廬舍民賴有備得以全活會公有友遭誣下獄將
不測公奮然上疏訟其寃以百口保之方伯見其
䟽驚懼不敢進而公竟以劾去為平壤庶尹城中
民居皆茨草數有火患公發官帑雇工陶瓦庶估
以賣民權趨之居數月闌閣瓦屋為之一新而所
收帑布羨溢公私稱便光海既有兩宮之隙賊臣
爾瞻嗾死囚朴應犀上變起大獄殺永昌戮延興
一時名公卿連逮幾盡公之庶弟耕俊株累死於
獄臺官柳活挾舊憾枉法中公竄配嶺南之盈德
縣其在謫也貧病交極人所不堪而公處之怡然

唯以經史自娛時讀淳屠書靜坐攝心方賊筠張
甚或傳筠因儻禮入西宮行大逆公聞之隱痛喪
食者久之鰲城李相公諫廢大妃得罪竄北塞
公草疏言李公不可罪辭極痛切縣宰不敢上公
益憤懣為廢寢食閱十年而為癸亥今上即作
首擢公為司憲府掌令遷軍器寺正尋為暗行御
史廉察嶺南未復命連與弘文館修撰校理
上曰校理官卑非所以處李某遂陞應教俄擢拜
忠清道觀察使明年春李适反上幸公山時公
莅任纔閱月策應軍政供億行在勞勸至

上召見慰獎特陞嘉善階秋病免歸拜戶曹參判
出爲全州府尹數月解歸而全之人至今稱之丁
卯奴寇至公爲分兵曹參判陪東宮分朝南下
將行入對極陳時事上爲之動容東宮駐全
州設撫軍司公爲堂上時虜屯平山或言賊且長
驅議者欲奉東宮移避嶺海間公抗言朝廷所
以分朝將以繫屬民心張聲勢爲恢復計耳今若
遠避獨不念隔絕行在耶及召對言益切至請
遣大將督兩湖兵進駐公山將入援行在會賊
退陪東宮還江都上賜酒賞賚拜刑曹參判

尋除江陵大都護府使江陵多富豪假貸貧民過
時不償則沒其田僮下戶以此多破業流散公召
土豪責其非義爲設法平處之違者痛繩以法弊
習七革秩滿還處散班上疏極陳闕失言今之國
事日非不可以他求 殿下宜內省身心得受病
之本拔其根而去之末又條陳時宜九事首曰嚴
宮禁因言某某二女子緣曲逕以進此逕一開足
以亡國請出之疏入 上嘉納即出二宮人會大
臣因公疏覆啓觸 上怒然猶嘉公勁直無他腸
特拜大司諫公又上疏辭因極言 上不能受盡

言有遂非之愆。上感悟，霽怒，慰勉甚厚。公不得已，拜命。公之前後二疏，骨鯁剴切，然言人所不敢言。自是論者益服公忠。讜敢言，公素病羸，至是疾益甚。除兵曹參判，力辭不拜，歸卧陽川村舍。所居只草屋數間，妻子不免飢寒，而翛然自適。疾革，屏婦女，整衾待盡。庚午十二月一十二日也。得年五十有九。訃聞，上震悼，命賜別賻，致吊祭如儀。下教曰：參判李其盡心國事，有意格君，不幸殂逝，予甚惜之。官給石灰，造墓，軍以表其忠。公先令薄葬，孤顯基等不敢違。治命素輿，不飾去，外擲明器。

唯用灰隔以彰 君賜明在二月某日寔于楊根
先壠坤向之原公諱命俊昌期其字也其先全義
人高麗太師禔之後也曾祖公達某官贈某官祖
文誠某官贈某官考濟臣咸鏡北道兵馬節度使
贈領議政世稱清江先生妣木川尚氏領議政震
之孫女也清江公以文章節行重一世諸子皆賢
世其家而公其季也公之名行操履卓犖絕世當
於古人中求之故相申文貞公常稱公曰從善如
流赴義如渴方之古人亦鮮其儔君子以為知言
公配義城金氏僉知續祖之女生三男曰顯基道

基元基二女適士人洪九疇沈光泗諸孫皆幼銘
曰

世有模楷維清江公清江有子既孝既忠玉雪之
白肫肫其衷倫魁歷職徇國匪躬遘昏而纍十載
固窮亦既逢時伸護漸鴻公抗直詞明主動容
擢長諫署沒有餘恫觀世之人羊質虎蒙曷有如
公裏襮齊同恒其素履無介無通胡不壽考未耆
而終祿短譽長命嗇性豐我詩孔哀永列幽宮

故通訓大夫兵曹佐郎宋公墓誌銘

萬曆戊午五月某日午安評事宋公攝御史赴義

州道卒于龍川傳舍訃至凡知公者莫不驚惑狂
走曰夫夫也豈遽死耶夫夫也而遽死也是仁之
不祥而帝之無宰也夫夫也豈遽死耶既又相與
慟曰夫夫也果死矣世之衰也人之能勝天也夫
夫也何得無死既又相與吊賻其家是歲之十一
月孤某等既葬公已乃誤次公之履歷行誼累然
踵門以誌銘請曰竊已掩矣得子之記鏡之石尚
可竅而藏諸嗚呼維何敢辭逝者而有知也必以
是累後死者維何敢辭按公諱邦柞字永叔其先
息津人自麗代已為衣冠族曾祖諱某贈戶曹參

判祖諱某宗廟署奉事有弟曰圭庵先生麟壽以
學行名世考諱某儀賓府都事妣淑人李氏判書
潤慶之女公生有異祥六七歲解屬文言動不苟
踰戲而王母沒輒不食乳媪強之公曰父母號哭
不忍下咽也十二遭母喪能素食哀慕聞者異之
及丁都事公憂秉禮無違事庶母權如事所生自
是勵志不懈學問益進中庚寅進士以不遑二親
不設喜宴壬辰倭寇陷都城公以家族避兵湖中
會聞永同宰韓明胤召集義兵公將投袂赴之親
屬共止之曰柰十口何公奮曰君父蒙塵此何時

也而暇顧私遂從韓公幕下資助籌畫勞勩備至
疏檄軍書皆出公手人稱其才居久之兵罷乃還
鄉里丙午以通經上第遂選入槐院時有同宗處
要路者候問款昵意欲鈎致之公一無所答尋陞
正字兼訓鍊都監郎廳專管軍務戎政肅然士卒
服其威惠例陞至博士會當簡選新進得第者多
考官親屬論者譁然公倡議以為不中選法而其
人率皆權貴子弟諸僚囁嚅不敢發公毅然執前
說諸僚無能難者然自是嫉公者衆滋欲齟齬之
矣考滿例陞成均典籍尋命考試慶尚左道鄉舉

嚴設防禁簡擢明允嶺南人士翕然悅服無何出
為金郊道察訪金郊是西關孔道寇蓋絡屬郵卒
不堪奔命散亡且盡公至悉舉弊狀上聞單心調
護取各站儲穀以充馬直使命之行過者按法給
乘雖名位隆赫不少假借居無幾蘇殘補弊綽有
成效會有繡衣使者怙勢冒禁公馳狀舉劾聞者
壯之然皆憂其中傷果以微文嗾人按致之理
上察其狀即命出之久之拜兵曹佐郎以劾去俄
除高山道察訪曠在鐵嶺關外人所憚赴而公怡
然之任其治績一如在金郊時屬人為勒石頌德

監司崔公瓘舉實褒閩每稱於人必曰大器大器
不敢以屬吏遇之秩滿適歸家食數年會國家急
於經用有調度之舉使者尹公守謙雅重公請為
從事公初力辭為尹公所強僨勉應命尹公屬公
以海西一路公賈遷有無因民之欲而利道之要
以不損民而益於國律已清約操術詳核以故所
辦特饒度支以狀褒 啓時 天朝將討奴夷國
家聚兵西塞以俟夾舉會關西缺佐閩朝廷難其
選且人多憚之乃以公為平安評事時又有聘使
之行因命公徑以御史往紂闌出禁貨公屬有疾

欲不拜為臺官所迫遂強起就道到部界候者以
旌祭迎公悉却之盛暑疾馳不張蓋譯鞆輦上謁
皆麾使退行至龍川郡之良策館晡飯故無恙已
而如廁還微若眩瞶疾轉劇夜久傍人始覺之已
不可為矣至雞鳴乃絕使价之後公行者得訃馳
至與地主共相其歛事訃聞上命沿途護其喪
以歸其孤某等奔哭喪已與公弟某奉柩歸所過
吏民填道垂泣曰善人沒矣既歸比至葬會送者
傾數郡用是年十一月某日葬公于永同縣西者
藏山甲向之原公為人沉厚有大度剛方硬直不

畏彊禦其內行尤篤兒時大夫人嘗戲語曰爾亦
耽色為我憂耶公遽對曰不敢既長自念既敬諾
於先妣若不允蹈非子也遂終身不近女色嘗與
同舍生閔昱夜坐言志公曰吾但欲忠孝清白不
墜家聲而已其後閔公細覘公操履迺無所不掩
其言公沒而涕泣稱之恬於進取處家常沉嘿穆
如也飲酒能多而不亂然其疾惡太過遇事不顧
利害以故所如者輒顛躓其繫獄出也親戚就唁
之因勸以少利方自全者公笑曰非敢故為硜硜
也只自盡臣職耳為騎省郎也有故人附權貴致

顯位者公嘗於直中遇之面數之曰君黨惡不已
行及矣大故當絕君無望我其人忍縮不敢對銜
之次骨無何果以白簡中公在省纔十三日矣公
得年五十二娶於鄭有子男四人長時榮次時瑩
其某女子幾入維少公二十歲始識公於寮案間
而公許以同調常第畜之蓋知公之熟而服公之
深者宜莫如維公沒而銘其墓維何敢辭銘曰
肫肫其中敦且碩展如之人介如石曷不少貶以
屢跲而闕永年天所掇四丈夫子可繩躅潔爾太
素歸元極有我文在光幽安

進勇校尉永安南道兵馬評事 贈嘉善大

夫吏曾參判蕪弘文館提學藝文館提學同

知春秋館成均館事李公墓誌銘

故永安南道評事 贈吏曾參判李公諱穆字仲

雍 成廟朝名儒也燕山沙午坐史事被害墓在

通津霜浦歷百有二十八年而金公尚憲記其表

又七年而公之曾孫府使久澄請維銘其寤嗚呼

公之沒也久矣然讀其書想見其人凜凜猶有生

氣是可銘也已公少從佔畢金公受業力學工文

詞於書嗜左氏春秋於古人慕范文正之為人年



十九中己酉進士第二名游太學言論慷慨志氣
峻烈辨覈臧否無所回互以此為流輩所推服
成廟嘗有疾大妃使女巫行禱設淫祀於泮宮
之碧松亭公倡諸生杖其巫而逐之巫訴諸宮中
大妃大怒俟上疾瘳以告成廟陽怒命成均
館悉錄其儒生儒生以為必獲大譴爭止匿公獨
不亡匿成廟尋召大司成教曰爾能道率諸生
使士習歸正予用嘉之特賜酒尹弼商為相用事
會天旱公上疏曰烹弼商天乃雨弼商遇諸途呼
曰君必欲食老夫肉耶公昂然不顧而去後弼商

陰勸成廟請從慈殿奉佛公聞之又率諸生
上疏論弼商奸邪目以奸鬼請誅之成廟大怒
親問公曰若何以斥吾相為鬼公對曰所行如彼
而人不知所以為鬼上將下吏賴他相力救止
謫公州自是直聲益振矣中乙卯文科狀元授成
均館典籍兼宗學司誨出為永安南道評事及戊
午史獄起公果為弼商所搆陷與金駟孫權五福
等同被酷禍臨刑神氣如常自作絕命歌時年二
十八弼商恨公猶不已至甲子之禍戮及泉壤嗚
呼慘矣中廟踐阼命復官後以子貴贈今官

公之先完山人高祖伯由開國功臣封完城君完
城生栗軍器寺正正生孫若高城郡守高城生閔
生副司果 贈戶曹參議娶南陽洪氏是為公之
考妣公之配金氏參判首孫之女有子世璋生一
歲而公被禍及長擢文科官至觀察使夫人後公
六十年而卒葬于公州西村金氏之塋觀察有五
男長鑣次鑾次錡皆不仕次鏗兵曹正郎鐵左承
旨皆以文科進女子三人長適漢城參軍鄭守厚
次適宗室花陵副正秀蕙次適縣令具雲翰內外
諸孫二百餘人府使又澄即承旨之胤也公以高

才峻節培植於成廟而天極於昏朝至今人譚
戊午之禍為之氣塞然甫一世而子姓昌大綿綿
未艾此殆公未食之報而天道之不爽可見也公
有遺稿二卷行於世公州人士以公嘗謫於是也
俎豆公于忠賢書院嗚呼足以不朽矣銘曰
猗嗟李公骨朽名芬其墓雖故其銘則新

昭聖貞懿明烈仁穆王后穆陵誌

仁穆王后山陵復土告成上以臣維忝長詞掖
命撰玄宮之誌臣承命悻恐自惟職事不敢以
不文辭謹按王后姓金氏系出新羅王族其後

有坐直諫謫豉鹽城子孫因籍焉豉鹽後改延安
府始祖暹漢高麗四門博士歷四代至濤有文章
節行登 皇朝制科宣授東昌府安丘縣丞東還
官至密直提學又四傳而至忠貞公銓官領議政
以清白聞於 后為高祖曾祖諱安道縣令 贈
左贊成祖諱稷司正 贈領議政考諱悌男以文
科進歷官臺閣天曹郎進爵延興府院君領敦寧
府事娶光山府夫人盧氏將仕郎埇之女以萬曆
甲申十一月丙戌生 后幼有異質 懿仁王后
薨 宣廟選繼妃 后膺選壬寅七月十三日冊

為王妃遣使請命于皇朝神宗皇帝
賜詰命冠服及彩幣等物后既正位坤極克自
敬畏常慕張公藝百忍之對書揭窓壁以自省焉
冬月念衛卒寒苦時製襦衣皮帽以賜之宣廟
嘗稱曰內殿慈仁雖古賢妃無以過之歲甲辰羣
臣進徽號曰昭聖戊申宣廟昇遐后哀毀
踰禮盡三年不脫布縗不進菜果庚戌又進徽
號曰貞懿始光海在東宮自知多失德及永昌大
君生益懷猜忌既襲位猶挾舊憾待后無復子
道奸臣李爾瞻等乘時得逞先以蜚語構釁隙陰

嗾死囚從獄中上變謂延興拱永昌將為難羅織
成獄延興與三子一皆皆遇害永昌甫八歲后
常寘諸懷中光海奪取殺之盧夫人梲棘于齊州
爾瞻使其黨倡言后母道已絕當廢脅百僚廷
請之先朝舊臣李恒福李元翼李德馨等五六
人獨持正議謂春秋之義子不雙言母光海雖益恚
猶不敢遽加無道遂幽之西宮銅門警守僅通水
火窘辱萬狀三痛毒切骨常欲自裁賴侍御者
護持幸而得全嗚呼尚忍言哉綱常斃絕人類淪
於禽獸者將一紀矣至天啓癸亥三月今上奮

大義定內難奉。后復位。后下教數光海罪惡
廢之放于江華命。今上正大位承。宣廟之統
上既踐阼尊。后為大王大妃加進。徽號曰明
烈復延興官爵備禮改葬遣使迎盧夫人于海島
彞倫復正中外大悅。后常語侍者曰予身遭百
罹頑命不絕得見。聖孫再安。宗社拯予水火
中復予父母兄弟之讐俾予享晚景尊榮之福豈
非天幸歟予死亦無憾矣李适反兵逼京都。上
幸公山。后下書曉諭八路以定危疑。王子珙
當光海時傳會廢。母之議辭絕悖逆。后猶為

之容貸及珙謀逆事發廷臣請按法 上不忍加
誅 后下教諭以 宗社大計討逆大義辭旨嚴
截珙竟伏法甲子庚午兩年 上再進豐呈 后
以兵荒國弊累讓不肯受 上至誠固請然後
許之十年之內 兩宮慈孝無間和氣藹如四方
無不感悅崇禎壬申夏 后寢疾閱月而彌篤六
月二十八日甲午薨于仁慶宮之欽明殿春秋四
十有九有司議謚法施仁服義曰仁布德執義曰
穆遂上 尊謚曰仁穆以是歲十月初六日庚午
葬于 穆陵東岡甲坐庚向之原以其近於穆陵

猶祔也因稱以穆陵 后天性至孝自癸丑禍變
三年不嚙穀粒服除只啜糜粥既復位猶不御魚
肉 上與中宮涕泣懇勸然後始復常膳蓋茹素
者前後凡十七年矣安於儉素生平罕御錦繡珠
翠恒服紬帛而已 宣廟有一姊遇之曲致恩意
敦睦內外宗族親疎各適其宜至於任使奚隸恩
威無至故雖久處幽辱而左右無一人敢懷二心
者 后育永昌大君璣貞明公主永昌凶天公主
下嫁永安尉洪柱元生三男一女皆幼嗚呼以
后之懿德塞淵不幸值人倫之變闔門遘酷其卒

免金墉之禍賴有我 聖上靖社一舉耳先兆後
笑復享國養之盛塵塵十稔而岡陵之壽天竟靳
焉嗚呼痛哉唯其徽音之未沫者鑱之貞石列于
幽墟將與彤管所紀永垂悠久猗歟盛哉

貞夫人尹氏墓誌銘

天啓丁卯某月日水原府使延陽君李公之配貞
夫人尹氏卒于府之衙宅將以是歲某月日葬于
高陽李氏墓夫人之兄雲衢以狀來曰吾妹之歲
也非子誰宜銘之維弱冠與延陽公定交夫人猶
吾嫂也其敢以辭夫人幼有至性兒時游嬉不出

中門父母有疾輒不食不戲笑年若干歸于李氏
事舅姑無違禮梱內之事雖微無敢專也李氏大
族而父家食貧甚嘗屏居高陽田舍夫人晝則躬
紡績以供舅姑裘葛暮歸私室爇火服女紅用衣
被其夫若子延陽公喜客每親朋至雖瓶無儲粟
而中饋未嘗缺治家有法御婢使先息而後威待
親戚誠意懇至內外宗黨悅服無間然延陽公既
尊顯典大郡而夫人修潔謹飭一如故操故延陽
公之為治也內外截然由家而及於官夫人既卒
邑之孀孺稚耆皆哭出涕曰賢夫人沒矣夫人之

先系出天水高麗侍中瓘之後有曰威為湖南按
使討平南原劇盜麗王嘉其功使食南原子孫遂
以為鄉貫至本朝有諱諛為禮曹正郎世祖朝
棄官歸鄉里終身不仕其曾孫曰剛元勁直有氣
節為正言敢言無所避乙巳權奸甚之下獄杖流
康津權奸敗者起為司諫卒贈大司憲是生軫
實有隱德醇行倭之難寓居長城丁酉賊寇湖南
觀察使請於朝用公為笠巖城守將賊且至同守
者邑宰夜焚糧伏潛遁公獨不去竟死之贈左
承旨娶禮曹察議權公擘之女是為夫人之考妣

延陽公名某延平府院君某之曾子家素篤忠孝
節父子俱策靖社勲夫人生於萬曆辛巳卒年
四十七疾既革易衣正席而沒有三男二女男長
曰恪金溝縣令次日憫女適縣監金鍊餘皆幼內
外孫若干人銘曰
帶方之節義永嘉之文學二家之美鍾焉而又媿
于良特德備而祿不延歸之于命之畜後嗣必昌
徵此寔刻

貞淑翁主墓誌銘

貞淑翁主卒且葬駙馬都尉東陽公自為狀屬銘

於維維受而讀之曰美哉核而文不可以加矣遂
就其狀略加隱括而係而銘謹按翁主 宣祖昭
敬王之第四女母曰仁嬪金氏司憲府監察漢佑
之女以萬曆丁亥三月戊申生主于昌慶宮幼有
異質稍長 宣廟親授以書頗通古今得失不以
文辭自見也九歲受封 賜號貞淑十三釐降于
申氏申為東陽大姓高廉大師崇謙之後也始
宣廟賢愛主為擇良對時東陽公之父玄軒公以
文章雅望受知 宣廟東陽公童年英特有俊才
遂選以尚焉居三歲始命出閣主時年十五能操

家政閨門之內截如也事鉅細無不辨治申氏內
外素名禮法家主事舅姑甚謹推而及於睦姻疎
戚咸無間然宣廟上陟六歲而有癸丑之變玄
軒公亦繫獄主從姑夫人藉藁處地却食者累日
玄軒公既出屏居金浦之田里去京師數舍主時
節不廢省覲及玄軒公謫春川居荒僻迢迢艱食
主日夜營度賒給不使米鹽碎細為尊章憂一味
之珍必馳饋焉家廟留漢城主每奉蒸嘗躬薦豆
籩未嘗違禮東陽公有姊歸寧春川暴疾道卒主
聞為輟衣食祿之凡喪之具無不自其第辦者喪

賴以舉處姑夫人之喪哀與禮稱東陽公有季妹
尚在室主撫之甚篤其嫁也裝資皆出於已至分
婢使以與之教子女甚嚴未嘗以姑息童孺被服
不用綺紈平居以勤儉自將晨起盥櫛執女紅終
日無倦每禁廷朝謁諸貴戚競尚華侈主獨簡儉
侍御者或以為恥而處之湛然天資孝友其在宮
侍仁嬪無違色處兄弟無違言光海時宮中喜宴
集貴戚必與焉主以慈殿幽辱不恣與宴樂迹
絕禁闈者十年及光海將廢大妃東陽公不肯
獻議又不與廷請闔戶俟譴客有夜過以禍福

誘之辭甚厲東陽公不應客去主為寬慰之曰是
君亡亦動於客之說乎死生命也君子不可失正
况未必死者乎窮荒嶺海何所不可居即君行吾
當相隨耳因念及大妃公主起居為泣下者久
之綾昌之獄貴戚無敢問者主獨涕泣相卹有加
義昌之杜門也亦然其實仁重義蓋天性也主素
無疾丁卯十一月疾作踰日而劇遂卒享年四十
有一訃聞上震悼輟朝二日賻貲皆加常式四
穀各遣中使臨吊護喪有司具官備物用是年十
二月辛酉葬于廣州治東古浪里西坐之原主凡

舉十三子存者九人。男長曰冕，中生負第一名次。曰昇，吳最高女適洪，命夏餘幼，維竊觀前代貴主。鮮克以禮義聞者，豈生質舉不若人哉！貴富生驕，侈而教率之失其則也。本朝家法最正，主既稟生靈淑，自幼濡染於聖祖修齊之化，而又嫺德名家，遠訓於賢舅姑，性與教相成，內與外合，美惟其有之，是以似之，非斯之謂歟。五姬爾，雖詩人美之，是不可以不之銘也。玄軒公名欽，今為領議政。東陽公名翊，聖工古文詞，與維善。銘曰：生而尊貴，不顯其光；服訓于聖，歸逢其良。第祿是

宜而熾而昌胡不永年而遽而止有爵者寧有窳
其歲其後必大徵此銘章

谿谷先生集卷之十





